

山甲

中上健次

李征 译



不能错过的杰作选集
表象下沉潜的暴力美学

日本近代文学的最后一人 中上健次

上海文艺出版社

芥川奖得主
透明派文学大师

岬

〔日〕中上健次 著

李征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岬 / (日) 中上健次著; 李征译. —上海: 上海
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21-5535-4

I . ①岬… II . ①中… ②李… III . ①短篇小说—小
说集—日本—现代 IV .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37008 号

MISAKI, JUKYUSAI NO CHIZU, HATO DOMO NO IE

by NAKAGAMI Kenji

Copyright © 1976/1974/1974 NAKAGAMI Kasum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NAKAGAMI Kasu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责任编辑: 夏 宁

特约策划: 李 殷

装帧设计: 汪佳诗

图字 09-2014-592 号

岬

中上健次 著

李征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字数 128 千字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6.25

2015 年 1 月上海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535-4/I · 4419 定价: 25.00 元

目录

鸽子之家 1

十九岁的地图 57

岬 106

鸽子之家

“你怎么能干那种丢人事儿哟！”母亲一屁股坐到榻榻米上。“说呀，你没长嘴巴吗？有本事到外面闯祸就该有本事讲啊。”母亲挠了下头。浴室里洗衣机在嗡嗡转。“你倒是说说看，怎么一转眼就成了这样？本以为你上学校了，谁知却逃课，还挨了一顿拳脚……你觉得这样挺光彩是不是？”母亲越说越气，心里那股火烧起来就拢不住了。

“说来说去，你不就是想说悠树才乖，招人疼嘛……”我在喉咙里咕噜了一句。母亲听了，晃着脑袋，活像做戏一般，“你看哪家当妈的对孩子偏心？……都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说罢肩一塌，叹口气。状似面包圈的荧光灯照下来，映得母亲脸色异样苍白，看上去又扁又平。“你呀，看见悠树养的鸽子没？小花才孵出的那几只雏……就算哪只雏鸽撒娇唧唧讨食吃，母鸽可曾偏过心？”母亲自觉找到了大可用来劝服我的好证据，唠叨得越发起劲。“公鸽母鸽都拼了命似的轮班孵蛋，这才孵出了小鸽子。又舍了命似的口对口喂食儿……”

“哼！”我鼻子里嗤笑了一声，“你懂什么呀……鸟里面数鸽子最偏心了，只不过表面上看不出来而已。你疼悠树，索性直说了倒好。反正又不会有谁怪罪你不对。事儿都是明摆着的，我早认命了。”

“哪家当妈的会偏心眼，宝贝这个，嫌弃那个？”母亲盯着我。

气得上唇直哆嗦，为了止住颤动，拼命努起嘴巴。——“癩猪”、“癩狸”、“癩蛤蟆”。假如我话头说得再重点，准会气得咧嘴哭起来的母亲那张脸看上去就像戴了副丑八怪面具。我望着母亲的脸，只心里暗自念叨：“癩猪”、“癩蛤蟆”……

玄关处传来说话声，门开了。“里子在家吗？”一个缺牙露齿、满脸褶皱的老太婆把头探进来。母亲瞬时好像见了救星一般，紧绷的脸松弛了，笑成一朵花。跟在豁牙子身后聚成一团的四个老婆婆，看上去也都眼熟。身上清一色白褂子，像是和尚穿的那种袈裟。人手一把铜钹。豁牙子脸上堆着笑说：“里子，俺们是来唱归命顶礼经^①的。”身后几个老太婆好像也跟着七嘴八舌聊开了。豁牙子转过头说：“你们就不能肃静点？”俨然以这帮唱经老太婆的挂帅女将自居了。锵铃铃，锵铃铃，豁牙子摇起铜钹先自唱了句，“归命顶礼……”四个老太婆也跟着唱起来。

母亲站起身，从钱夹里掏出一枚十圆硬币，又向碗柜上取了张粗皮纸裹了，仔细叠成一个小包。

“再怎么着，十圆也太寒酸了点吧？”我模仿豁牙子的腔调，从嗓眼里挤出声音，望着母亲说，“对吧，里子？”

“这孩子……缺心眼啊？”母亲道。脸上刚才那副哭相早没了踪影。“布施嘛，十圆已经不算少了。照老规矩，手头松时多给点，紧时就少给点。”说得眉飞色舞的。几个老太婆左手摇响紫穗铜钹，又用右手拿的小铁杵在上面敲打了一下，口中齐声唱起拜庙歌。搞

^① 归命顶礼：佛教用语。又作皈命顶礼、归命礼。意思是以至诚恭敬之身心顶礼三宝。归命，即把身心归投佛、法、僧三宝，是属意业之礼拜。顶礼，即以头触地承接佛足，是属身业之礼拜。

不清那声音从哪儿冒出来的，你一嗓我一嗓，像是群鸡在叫，听得人昏昏然直想打瞌睡。

归命顶礼诵黑谷^①，

法然大师教诲咱。

人生仅得五十寿，

期短犹似花朝露。

露水命薄宜自知，

何故偏求活千年？

曲调平平，只有些微的抑扬顿挫，估计用五线谱都没法记录。每逢音程缓升缓降，一段小调唱罢，这伙老婆子就会舞蹈一般左手摇铜钹，右手敲铁杵。

归命顶礼诵黑谷，

法然大师教诲咱。

春花秋叶有衰日，

肉身岂能保永年？

若明此理早念佛，

日后自可成神仙。

① 黑谷：日本镰仓初期高僧、净土宗开山祖师源空（1133—1212），号法然房。史称黑谷上人，又称法然上人。

老太婆唱到第几拍才会敲铜钲？我暗自留神细数。每当婆婆手臂舞动盘个架势，那铁杵柄上拴的紫白流苏就会随之颤动。唱到第八拍的时候，终于听到了敲铁杵声。这帮臭老太婆癞蛤蟆！就算归命顶礼了，又能怎样？……老婆子全都闭了眼睛哼唧着，两手随节拍舞动，不时还一齐盘个架势，唱得那叫陶醉。老太婆身后能看见门外铺的柏油路，阳光照上去，白晃晃的。一曲唱罢，母亲把粗皮纸裹的布施塞到豁牙子手里说：“谢谢阿婆，唱得真好。”豁牙子郑重接过了，答说：“谢施主。”还念念有词地把纸包恭恭敬敬举至头顶，然后放进唯有豁牙子自己脖子上才挂的那个布袋里。“里子，你身体可好？”豁牙子问，又朝坐在母亲边上的我扫了一眼，“小子都这么大了？是富太郎的崽吧……”母亲支吾着点了点头。“长得真像啊，跟富太郎年轻那会儿一模一样……”边说边把头探过来笑问，“娃儿，还记得阿婆么？”

“你谁啊？”我回了句，“臭癞狸”！

“哟，这么凶？”豁牙子缩肩扮了个鬼脸，笑了一笑，又对母亲说，“真是随根儿呢。”母亲应道，“阿婆，就因为随根，才让人不省心呢。跟那死老子一样磨人。”说时眉头还蹙了一蹙。那表情看上去就像在跟豁牙子互递眼色。“明明对谁都没偏过心……一奶同胞的崽儿，我何尝疼了这个烦那个？可这孩子却……”

“这娃还有个姐儿吧，已找下婆家了？”

“哦，你是说菊子？”母亲接口道，“那孩子倒是出息了，会疼人。”

“都出息成棒棒女郎了！”我插了句。母亲大概是嫌我多嘴多舌

了，朝我手上拍了一巴掌，嗔怪道，“你这傻小子！”或许豁牙子听了我和母亲的这番对话感觉有点发窘，满是皱纹的老脸扭曲了，像要哭出来似的说，“里子，俺走啦，改日再来你这儿喝茶聊天。好几户人家都等着俺们唱拜庙歌呢……俺要是不去，光这几个婆子，唱不成个调调儿。”接着又补了一句，“俺唱的虽说不能算好，可也并不孬。”边笑边招呼，“走啦，改日俺再过来。”

这帮婆子连门也不关，就那么大敞四开走掉了。母亲起身带上门：“你说，干吗要偷人家汽车轮胎？你倒是讲给妈听听。”边说边坐下来，盯着我的脸，“你自己又没车，就算已升了高中，可你连开车都没学过……”

“不干吗……只是看路当中正好停了辆车，就上前把轮胎给卸了。”

“那也不用着特意搞套家伙来吧……”

“这事儿都过去了，你还有完没完啊？”

昨天夜里，我被督导员^①逮住了。这全怪自己过于粗心了。高志这小子从哥哥车里搬了套家伙来，先用千斤顶把 Root66 号右拐租书铺门前停放的那辆车抬高了，拧掉螺栓，然后再把后部右边几乎全新的径向轮胎卸了下来。干到这儿都还顺手，可接着麻烦就来了。要抽出千斤顶须得先把车体撑高到三十来公分，再用石头木块什么的垫上才行。于是几个人分头去找。Root66 号后院有块临时充作垃圾场的小空地，我发现草丛里丢了不少混凝土碎块，立刻上

① 督导员：原文作“补导员”，专司涉案少年管教工作。

前搬了四块往回赶，口里还高叫：“找到啦，找到啦！”本来是想炫耀一下自己比须藤、高志眼尖，孰料早被督导员盯上了，我自己却一点没有察觉。“别那么大嗓门……”须藤提醒我说，“让人发现了怎么办？这种新轮胎，镇上还很少见呢。”其实我根本搞不清径向轮胎跟普通轮胎有什么区别，可还是压低了嗓子充内行说：“是啊，这轮胎的确不常见。”三个混凝土块摞在一起塞进去，千斤顶就抽出来了。须藤这小子把手搭到我肩头，低声说：“干脆把另外三个也卸下来怎么样？”说完还为自己能想出这个歪点子得意洋洋，吃吃笑出声来。“卸走四个轮胎，再把四角用混凝土块垫上……那家伙回来上车一打火，咦，车子怎么不走了？下车一看，准保傻眼……”说到这儿，猛地把手从我肩上抽开，“啊？润滑油蹭你衬衫上了。”我知道这小子准是故意使坏，正歪着脑袋看肩头，督导员已站到了身后，一把揪住了我胳膊。我猛地一甩想挣脱。须藤和高志见势不妙，哪里顾得上我的死活，一溜烟就逃掉了。督导员一个扫堂腿把我撂在地上。我爬起来正想开溜，腰带又被这家伙揪住了。若再拼死挣上一挣未必就挣不脱，可我还是喘着粗气放弃了抵抗。母亲来把我领走，半夜一点钟才折腾到家。偷轮胎并不是我提议的，也不是我先动的手。可那两个小子没被抓现行，我又死抗着不肯供出两人的名字，反倒被当成主犯抓起来取了笔录，还挨了顿申斥。母亲得知事情原委，自是窝了一肚子火。

“你干吗非要去偷人家轮胎？妈就是搞不懂。是想拿了去卖？莫非受了哪个坏小子的撺掇，让你们学先前街上专偷破铜烂铁的那帮小混混，偷了轮胎去卖钱胡耍？”母亲死盯着我的脸。这话问得

我心里堵得慌，气都喘不上来，就想岔开话头扯点不相干的：“切，破铜烂铁能卖几个钱？”母亲似乎看破了我的小把戏，撇嘴一笑说：“你小子都蠢到家了！这也看不上，那也看不上……瞧把你惯的！为了拉扯你，我和菊子操了多少心呐！可你……”说罢在我手上用力拧了一把，“你以为没有俺们娘俩屎一把尿一把地拉扯，你自个儿就能长这么大？为了给你洗尿布，你姐手都洗皴了，可还一边哭一边洗。就这么拉扯你……”说着说着母亲身子也扑过来了。我新近才理了个背头，发套一般箍在脑顶，正好被母亲揪个正着，一边摇晃还一边说：“你这不争气的，怎么不去死？”话越说越离谱了。末了松了手哭诉道：“好不容易把你供上了高中，可你……没见你爸整天累死累活的？我和你爸两个私下核计过多少次了，说比吕志这孩子是块料，就供着往上读吧。你爸也总念叨，这娃儿虽说是你领进门的，可再怎么着也不能让娃儿荒废了。给娃找所好学校，将来进公司谋个好营生。千万别再像俺这没脑子的，只能卖苦大力……你爸要知道了你干的这档子事儿，鼻子怕不气歪了！整天拼死拼活地干，把你抚养大了，你却做下这等丢人的事儿……”母亲说着说着泪水就下来了，“跟你说，妈其实一点都不糊涂，心里明白着呢。你准是受了那帮坏小子拐带，才走了歪道。偷轮胎去卖这话头肯定不是你先提起的……”

“所以我说这事没什么大不了嘛。闹着玩而已。可你偏不信……”说到这儿，我已经不耐烦了。心想，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后院传来悠树吹口哨的声音。我站起身。蓦地想起两个多月以

前，说得更准确些，是两个月零四天以前，每天放学后在音乐教室里集体练唱的弥撒曲。我在学校里参加了合唱队。唱的都是些《皇皇圣体》、《圣礼》^①等，还是用听上去就像隐者念的咒语一般的拉丁语、西班牙语等演唱。“老爷子在家吗？”

“你得叫爸……”母亲说，听得出语气中透出老大不高兴。“爸在家？”我赶紧依言改了口。“不是一直呆在木匠房里干活嘛！一呆就是半天……你爸说了，那小子犯了错儿，咱就当没这事儿吧，睁只眼闭只眼算了。光骂也不是个法……万一真被骂出个好歹，以前的心血岂不是全打水漂了？说完就闷头干活。你听见了吗，刷刷的，正拿砂纸给雕板抛光呢。……”果然有声响传过来，音量不大。除去砂纸在松鹤雕花木板上打磨的声音外，还有收音机里播放的歌曲声。我觉得母亲模仿的刷刷声倒没什么，传过来的那杂音才真的让人受不了。“悠树！”我扯嗓子连连吼起来，“悠树！”只听悠树在后院回了一句，“真烦！”这抢白并没真的气到我，嘴上却说，“臭小子，怎么跟哥哥说话呢，什么叫‘真烦’？”其实我这话是故意说给母亲和父亲听的。“你这癞蛤蟆，忘了是谁挣命似的跑遍大阪城，帮你找白鸽的？”

悠树正朝栖息在晾衣竿上的鸽子吹口哨。声音又高又飘逸，还带了抑扬顿挫。一边吹一边不停地把掌中的饵料扬到台子上，仿佛在逗引鸽子说，回窝呀，回窝你们就有食吃了！“癞蛤蟆，没事时把鸽子窝勤打扫一下。”我这话悠树仿佛全没听见一般，继续朝晾

^① 《皇皇圣体》(Tantum Ergo)，又译《伟大圣体》。与《圣礼》(sacrament)一样，均为著名的圣歌。

衣竿上的鸽子吹着口哨，撒着饵料。回窝吧，回了窝，你们现在所有的担心就会消散了！“癞蛤蟆，你肚子上的疙瘩都消了？”悠树回了一句：“讨厌！”还压低嗓门，生怕鸽子偷听了去似的。悠树最烦的就是“癞蛤蟆”这个绰号。去年春天，镇上的乡邻会在三轮崎的海滨开运动会，悠树跑到乱石滩上玩，发现有条章鱼，就抓了上来。明明是自己抓了章鱼，反倒像自己被章鱼抓住了一般，小脸吓得煞白，朝我这边跑过来。还一边跑一边喊：“快帮我扯下来！”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一逗弄悠树就会喊“醋溜章鱼”、“章鱼怪”什么的。后来母亲发现一起玩的小伙伴都开始跟悠树叫“章鱼怪”，就数落我说：“天底下哪有你这么蠢的，怎好领头给自己的弟弟起绰号？”还说，“你爸起的悠树这名儿多好听啊，可你放着不叫偏要……”不知怎地，母亲这番说辞听了让我很不服气。我比吕志这个名儿就不好听？这名儿又是谁起的？难不成是那个我见都没见过，也从没抱过我的死去的亲爸起的？就为这，我瞒过母亲给悠树又起了更多的绰号。悠树头刮破了，伤好后留下一个疤，我就给起了个绰号叫“钢镚儿”。若把“钢镚儿”后面省略的“斑秃”也带出来说全了，母亲肯定能听出是怎么回事，所以我才故意缩减了，单说“钢镚儿”几个字。这法子是我的独门秘籍。悠树肚子上长了一个疙瘩，这绰号就变成了“小癞子”。如今这绰号又变成了“癞蛤蟆”、“癞小子”。其实我不光给悠树起绰号，就连母亲、父亲，我也给起了不少带“癞”字的绰号，只不过从没叫出口而已。比如“癞猪”、“癞皮鼠”、“癞癞猪”等。后一个本该叫“癞肥猪”，可为了说起来顺口，这才改成“癞癞猪”。还有“癞山药”、“癞毛虫”、

“癞南瓜”什么的，全都是。

鸽群中这只鸽子是最近才离窝的。竹子外面包层绿色薄膜做的晾衣竿上，鸽子正歪着头琢磨，是飞降到那个安了跳门的台子上好呢，还是飞升到视野更开阔的屋脊上好？我经常趁悠树不在时拿些花椒粒丢给这只栗色鸽。花椒粒是从七香粉里挑出的，或去隔了三家的邻居山中家院里种的花椒树上摘来的。不过却从没见鸽子叼吃过。说不定有过一两回误当成麻籽吞到肚子里了，但大多数情况下，鸽子对隔了铁丝网罩一颗颗丢进的花椒粒睬也不睬。鸽子若无其事地腾空而起，落到台板上。母亲以前讲过的话就算当故事听也还显得荒唐了点。说的是很久以前，有一对燕子，母燕产下一枚蛋就死掉了。公燕觉得那蛋可怜，当天就领了个新燕子后妈来。后妈又产了三个蛋。不久就孵出四只小燕子。公燕捉了苍蝇、蚊子来，分给四只雏燕吃。后妈也不偏不袒地精心照料每一只小燕子。一次后妈叼了一粒花椒来，先前那只母燕留下的雏燕不知厉害，张嘴要食吃，后妈就把花椒粒放到这只小燕子嘴里。小燕子当晚就死了，成了另外三只小燕子的垫脚板，埋进燕子粪里。讲到这儿，母亲就说，生活中这类偏心事儿很常见，可像你爸这样的把你当成亲儿来疼，从不偏爱悠树的人反倒少见。单凭没把花椒丢你嘴里这一点，你就该感谢呢。

“我来抓吧，看你那癞蛤蟆样，肯定抓不住。”

“你烦不烦啊？”悠树说。鸽子腾地飞上了屋脊。悠树眉毛下垂，马上就要哭出来似的，努起嘴拼命吹着口哨，还把手里拿的饵料啦啦啦啦往台子上撒。饵料滚落到地上。窝里那几只鸽子，三只翅膀

上带两条黑道，一只栗色，还有一只纯白，压根不知道外面那只栗色鸽落在了屋脊上一般，只顾啄着谷粒，扑扇翅膀，喉咙还不住地咕咕叫。父亲制作的大鸽子窝下面，滚落的饵料已发了芽。“悠树，怎么着礼拜天你也得打扫一下鸽子窝了。”我说，“你看那只白鸽，我在大阪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买了来，原本雪白雪白的……自打关到这鸽子窝以后，都被鸽粪弄得脏兮兮的土黄色了。”鸽子从屋脊上飞起来，想落到后院稗田家的房檐，没停稳，两脚钩住瓦边，扑扇着翅膀。再次飞起来，这回落向了鸽子窝顶。悠树就当没看见我似的继续吹着口哨。鸽子叼了几口屋顶上的饵料，昂起头，怯生生地四下张望，全没把悠树吹的摇篮曲一般尾音单纯上扬的口哨声当一回事。“悠树，你把窝里的鸽子也放出来试试，一带就带回去了。这鸽子跟你一模一样，有点呆头呆脑的，自己根本不知道回窝。”

悠树看了我一眼，“你懂什么？”又说，“我这不是正训鸽子自己回窝吗。又不是你的鸽子，少来多嘴。”

“谁稀罕管你的臭事儿。”话一出口，连我自己都觉得挺没劲的。鸽子还呆在窝顶，一副惴惴不安的样子，东看西瞧，叼两口饵料，又东看西瞧。我真想扯嗓子吼一声把鸽子吓跑，气气悠树。可转念一想，还是算了吧。父亲抽空儿制作的鸽子窝过分精致了，看起来倒更像座佛龕。索性把上面围的铁丝网罩去掉，改成镂花木格窗，有龟有鹤，有松有竹，还有老虎、秃鹫什么的，岂不是更妙？鸽子浑然不知那木雕秃鹫在人眼里居然会像瞄准了猎物正要展翅起飞的活物一般，两只鸽爪以抓牢铁网的方式紧紧抠住秃鹫的尖喙和狰狞闪亮的鹫眼，扑闪着翅膀拉了几泡发白的鸽粪。转眼间鸽粪涂

抹得到处都是。院子里，青紫的桔梗花迟迟才开放。梅雨时节或因土壤呈碱性的缘故，枝头开出的花全是红褐色的紫阳花枝条，花期一过，父亲就会修剪，只留下根部十多公分长的主干。不过剪下的那枝条里多半蕴含了充沛的生长活力，枝叶丫杈处还能抽出新枝条。与邻家分界的竹篱笆边上栽种的向日葵，已长得又高又粗壮。父亲每次去院里，都要弓着身子忙活一阵，不停地掐掉向日葵叶根处新长出的花骨朵。

悠树还在不厌其烦地吹着口哨。感觉这点倒是和父亲的性格十分相像。我就这么转身回自己的房间看会儿书？脸上觉得有些挂不住。可最近常去的 Root66 号，因昨天刚出了那档子事，却是再也不便去了。一时竟有些拿不定主意。若是继续留下来调侃、捉弄悠树，就显得太没劲了。“娃儿，娃儿！”只见刚才唱拜庙歌的豁牙子老太婆猫儿似的从鸽子窝边上探出头来。鸽子啪嗒啪嗒扑扇翅膀飞起来。“可恶！”悠树吼了声，“还一次都没回过窝呢，要是飞走了再不回来，可怎么好？”豁牙子好像压根没听见悠树的吼声似的，直摆手唤我过去。拜庙歌一户户唱过了，正轮到稗田家。稗田家的大门对着我家后院。“娃儿，阿婆最熟悉你死去的爸了。”豁牙子话音未落，就听身后传来一声喊，“这稗田家的小哥是金鱼店老板的儿子吧？”接着又召唤，“阿缝婆，快点过来啊，该给稗田家小哥唱了。”不知是谁在叫豁牙子。“阿婆我最了解你爸了，因为你亲爸就像是阿婆我从小带大的一般。”豁牙子边说边把身子倚在竹篱笆上，左手压住白袈裟袖口，长了老年斑的脸皱巴巴的，两只眼睛一个劲儿挤咕。“拿着吧，快拿着！”示意我伸手过去，往我巴掌里塞了一

枚一百圆的硬币让我攥牢。百圆硬币上还带着体温，热乎乎的。婆婆眼角渗出泪花念叨着说：“好好读书认字吧，长大了有点出息！”头发稀得连头皮都遮不严了，却仔细梳得齐齐整整，束在脑后。“阿缝婆快来呀，该唱‘胜太郎小调’了。”豁牙子听到那声喊，生怕被人发现了不妙似地连连挥手催我快离开，“知道了，知道了。”口里同时应承着。“稗田家小哥那死去的娃儿，正哭着叫俺老婆子快点去开唱呢。”豁牙子张大了漏风的嘴应道，“就来，就来。”

“臭老太婆。”悠树嚷了一句。我觉得自己的秘密好像被悠树看穿了似的，“怎能那么说人呢，悠树。”话一出口，声音竟意想不到的温柔。“瞧我的，不就一只鸽子嘛，想弄回窝还不简单？不信咱们现在就试一把。窝里现在关着五只吧。除了那只雪白的，其他几只都训得差不多了。放出去，然后再招回窝。”“要是都跑了怎么办？”“跑不了，肯定跑不了！鸽子怎么会傻到那分儿上。”刚想调侃说怎么会跟你悠树一样傻，可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耳中传来老太婆开唱拜庙歌的声音。“不敢试？”

“有什么不敢。试试也无妨。”悠树说。那腔调听起来还怪可爱的。“好啦，快告诉我鸽子窝锁密码，密码是多少？”悠树犹豫了一下，狠狠心，终于说出了那个就连父母都一直瞒着的号码：“三九五—。”因为不知道这暗锁密码，母亲就算再怎么觉得鸽子窝脏得受不了，也没法随意打开清扫。正是靠了这暗锁的号码，悠树才得以把鸽子窝完全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那情形就像四叠半的木匠房对于身为雕花木匠的父亲来说是个绝对不可侵犯的圣域一样。母亲压根就不能进木匠房去打扫。就连心肝宝贝悠树不经允